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七回 憐友傷披星龍潭取妙藥

卻說駱宏勛跳上播臺來，與朱彪走勢出架。走了有二十個回合，不分勝負，你強我勝，臺下眾看的人無不喝彩。怎見得二人賭鬥，有《西江月》為證。詞云：二雄臺上比試，各欲強勝不輸。你來我架如風呼，誰肯毫絲差處。我欲代兄復臉，他想替僕雪辱。尚有些兒懈怠虛，霎時性命難顧！

二人鬥了多時，朱彪故意丟了一空，駱宏勛一腳踢來，朱彪仍照膝下一斬，駱宏勛大叫一聲，也跌下臺來，亦同余謙一樣在地下滾了一間房子大的地面。濮天鵬同徐松朋家探信之人，連忙抬起赴觀音閣去。朱彪見濮天鵬亦隨眾人而去，在臺上吆喝道：“姓濮的，何不也上來玩玩！”濮天鵬道：“今日免鬥。”回到閣中，听得駱大爺同余謙二人喊叫不絕。天已下午，徐松朋道：“在此諸事不便。”借了和尙兩扇門，雇了八個夫子，將他主僕二人抬起。原來自攢禪之後，徐松朋早已令人回家備馬前來，以作回城騎坐。濮天鵬騎了一匹馬，徐松朋仍坐轎，從西門進城。來至徐松朋家，分付速備姜湯並調山羊血，與他主僕二人吃下，盡皆吐出。徐松朋道：“參湯可以止疼，速煎參湯拿來！”吃下去亦皆吐出。駱宏勛主僕二人疼的面似金紙，二目緊閉，口中祇說：“沒有命了！”徐松朋又叫人脫他的靴子，腿已發腫，那裏還能脫得下來！徐松朋分付拿小刀子劃開靴襪。一看，二人皆是傷在右腿膝蓋以上，有半寸闊的一條傷痕，其色青黑，就像半個鐵圈嵌在腿上一樣。徐松朋又著人去請方醫科來，方先生來到一看，道：“此乃鐵器所傷。”遂抓了兩劑止疼藥，煎好服下，仍然吐出。二人祇是喊叫：“難熬！”徐松朋看見如此光景，湯水不入，性命難保，想起表兄弟情分，一陣傷心，不由的落下淚來。

濮天鵬見駱宏勛主僕不能復活，心中甚為不忍，怨恨老岳道：“都是這老東西所害，弄得這般光景。若無假母之喪，駱家主僕今日也不得回場，那有此禍！”遂向徐松朋道：“家岳處有極好跌打損傷之藥，且是妙藥，待我速回龍潭取來，並叫老岳前來復打播臺。我知他素日英雄，今雖老邁，諒想朱彪這廝必不能居他之上！”徐松朋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但太陽已落，祇好明早勞駕前去。”濮天鵬道：“大爺，救人如救火。駱大爺主僕性命祇在呼吸之間，我等豈忍坐視？在下就要告別！”徐大爺道：“龍潭在江南，夜間那有擺江舡祇在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！容易，容易！即無船祇，在下頗識水性，可以浮水而過。”徐松朋道：“濮兄交友之義，千古罕有。”分付速擺酒飯。濮天鵬即欲起行，說道：“在下是八十年之餓鬼，即龍肝鳳心、玉液金波也難下咽矣！”說罷，將手一拱，道聲：“請了。”邁步出門，奔走到江邊。

瓜州劃子天晚盡皆收纜，那裏還有舡行？濮天鵬恐呼喚船祇，耽擱工夫，邁開虎步自早路奔行。心急馬行遲，日落之時，在徐府起身，至起更時節，就到了江邊，心中還嫌走得遲慢。在江邊大聲喊叫：“此去可有龍潭船祇麼？”連問兩聲。臨晚，船家見沒有生意，盡脫衣而睡。听得岸上有人喊叫，似濮姑爺的聲音，遂問：“那個？”濮天鵬應道：“是我。”遂即跳下了船。船家尚未穿齊衣服，濮天鵬自家撥篙解脫了纜，口中道：“快快開船！”船家見姑爺如此慌速，必有緊急公務，不敢問他，祇得用篙撐開舡。幸喜微微東北風來，有頓飯時候，已過長江。濮天鵬分付道：“船停在此，等候少刻，還要過江哩。”遂登岸如飛的奔莊去了。

來到護莊橋，橋板已經抽去，濮天鵬雙足一縱躍過橋，到了北門首。連叩幾聲，裏邊問道：“是那個敲門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是我。”門上人听得是姑爺聲音，連忙起來開了大門。濮天鵬一溜煙的往後去了。門上人暗笑道：“昨日纔出門的，就像幾年未見婆娘的樣子，就這等急法！”仍又將門關上。

且說濮天鵬往後走著，心內想道：“此刻直入老岳之房要藥是有的，若叫他去復打播臺，必不能濟事。須先到自己房中與妻子商議商議，叫他同去走走。這老兒有些恩愛女兒，叫他幫著些纔妥。”算計已定，來至自己房門，用手打門。鮑金花雖已睡了，卻未睡著，听得打門，忙問道：“是誰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是我。”鮑金花听得丈夫回來，忙忙喚醒了丫鬟，開了房門，取火點起燈來。鮑金花一見丈夫面帶憂容，問道：“你同駱宏勛上揚州，怎麼半夜三更隔江渡水而回？”濮天鵬坐在床邊上，長嘆一聲，不由的眼中流淚。鮑金花見丈夫落淚，心中驚異，連忙披衣而起，問道：“你因何傷悲至此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我倒無有正事。祇是你纔提起‘駱宏勛’三字，我想他主僕去時皆雄赳赳的漢子，此刻湯水不入，命係風燭，好傷悲也！”鮑金花問其所以，濮天鵬將他主僕打播受傷，湯水不下，喊叫不絕，命在垂危之事說了。“我念他向日贈金，你我夫妻方得團圓，此恩未報，特地前來取藥；又許他代請你家老爹赴揚州播臺，爭復臉面。我要自請老爹，老爹必不肯去，故先來同你商議。你速起來去見老爹，幫助一二。”金花道：“你來取藥罷了，又因何許他請老爹上揚州？你吃過飯否？”濮天鵬道：“余、駱二人要死不活，那有心腸吃飯。徐松朋卻備了酒席，是我辭了，急忙回來。”金花道：“痴子！祇顧別人，自家就不惜了麼？餓出病來，那個顧得你！桌上茶桶內有暖茶，果合內現有茶食，還不連忙吃點，再辦飯你吃。”濮天鵬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你快點起來，我自己吃吧！”鮑金花也念駱宏勛贈金之恩，遂穿衣而起。濮天鵬些須吃了幾塊茶食，同著妻子到鮑老房內來。濮天鵬執燈在前，鮑金花相隨於後。

走到房門，連叩幾下，鮑自安問道：“是那個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是我。”鮑自安道：“天鵬回來了麼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方纔回來。”鮑金花道：“爹爹，開門。”鮑自安道：“女兒還未睡麼？”金花道：“睡了，纔起來的。”鮑自安遂起身開了門，濮天鵬將拿來的燭臺放在桌上。鮑自安問道：“什麼要緊事情，半夜三更回來？”濮天鵬將余謙識破機關，攢碎靈禪，上播臺打敗朱龍、朱虎二人，又同癆病鬼朱彪比試，被他將右腿膝蓋下打了一下，跌下播臺；又指名辱激駱宏勛，駱宏勛忿怒上臺，亦被他照右腿膝蓋下打了一下，其色青黑，滴水不入，看看待死。“聞得我家有極效損傷藥，須我回來取討。徐松朋叫我轉致老爹說：駱宏勛與老爹莫逆之交，欲請老爹到揚州替駱大爺復個臉面！”鮑自安冷笑道：“煩你回來取藥，這個或者有個商量。我素聞徐松朋乃文武兼全之人，怎好對你說：‘到家將令岳請來，代打播臺復勝。’是何意？朱彪將駱宏勛主僕打壞，心中不忿，是你在徐松朋面前說：你回來取藥，並叫我赴揚州打播臺。你想駱家主僕皆當世之英雄，尚且輸與他，似我這等年老血囊如何鬥得過他？我與你何仇何隙，想將我這付老骨頭送葬揚州？萬萬不能！快些出去，要藥拿些去；叫我上揚州休提！讓我睡覺。”濮天鵬雖係翁婿，其情若父子，又被其岳說著至病，一言不敢強辯。聞得催他出門，讓他睡覺，真個低著頭，灰心喪氣向外就走。

正走得門外，鮑金花曰：“丈夫來。”至房內，見父親責備丈夫，丈夫一言不敢強辯，心中早有三分不快。又聞丈夫被催趕出門，丈夫真個低著頭望外便走。心中大怒，一把將丈夫後領抓住，往裏一扯。不知有什麼正經話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